

陕西现代作家地理分布研究

李 姝

西安工业大学 陕西西安 710000

摘 要: 长久的文化积淀和独特的社会环境使得陕西作家的文风自成一派。我们可以就人文地理环境将陕西省分为陕北、关中、陕南三地, 其各自的作家群体写作风格也有不同: 陕北厚重、陕南带楚风、关中儒家色彩浓厚。

关键词: 文学地理; 陕西作家; 陕北; 关中; 陕南

A study on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writers in Shaanxi

Shu Li

Xi '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 'an 710000, China

Abstract: Long cultural accumulation and unique social environment make the style of Shaanxi writers have their own school. We can divide Shaanxi province into northern Shaanxi, Guanzhong and southern Shaanxi in terms of human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Their writers have different writing styles: northern Shaanxi is thick, southern Shaanxi is with chu style, and Guanzhong is full of Confucianism.

Keywords: literary geography; Shaanxi writer; Northern shaanxi; The guanzhong; The course

陕西作家自古以来就在全中国作家中占有重要比重, 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为人称道。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 无疑为其文化发展奠定了极好的政治条件。中唐以前, 中国经济中心在北方的黄河中下游流域, 尤其是今陕西的西安一带, 山西的太原一带, 河南的洛阳一带, 山东的淄博一带, 堪称富庶, 因而这些地区的文学家也分布最多。^[1]长久的文化积淀和独特的社会环境使得陕西作家的文风自成一派。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指出南北文学的差异: “江左宫商发越, 贵于清绮; 河朔词义贞刚, 重乎气质”。北方的文学更加厚重、敦实, 而南方的文学则更加轻盈、洒脱。在陕西作家之中, 亦有着不同的特色。贾平凹从人文地理的角度看秦地作家, 认为其“势必产生了以路遥为代表的陕北作家特色, 以陈忠实为代表的关中作家特色, 以王蓬为代表的陕南作家特色。”^[2]以目前的文学发展来看, 我们更加认同提出此观

点的贾平凹本人作为陕南作家代表, 而此三分作家法亦成为对陕西作家群的共识。

一、陕西三地

按地理环境和人文民俗, 我们将陕西划分为陕北、关中和陕南。

1、陕北, 有榆林市、延安市两个区市。最为显著的地理环境是黄土高原和乌素沙漠。从商周时代起, 陕北成为中原华夏民族(汉族前身)和其他少数民族融合与交流, 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主体, 融合了北方草原文化的独特文化个性。气候比较干旱, 少雨, 主食也以面为主, 过去住房以窑洞为主, 民俗有唱陕北民歌, 大小场子, 打花棍, 打腰鼓, 剪纸, 吹唢呐等。

2、关中, 有西安、咸阳、宝鸡、渭南、铜川、杨凌六个区市。关中盆地夹持于陕北高原与秦岭山脉之间, 属于渭河平原地带, 习惯上所说的陕西方言其实就是指关中方言。西秦文化, 是中国西部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关中四面有天然地形屏障, 易守难攻。

3、陕南, 有汉中、安康、商洛三个区市。陕南北靠秦岭、南倚巴山, 汉江自西向东穿流而过。汉中、安康自然条件方面具有明显的南方地区特征。商洛有南北

作者简介: 李姝(1998.6—), 性别: 女, 民族: 汉, 籍贯: 江苏省南京市, 在职单位: 西安工业大学, 20级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学历: 硕士在读, 研究方向: 文艺学, 贾平凹研究。

过渡的气候条件以及秦楚文化融合的人文特征，商洛北部的方言接近陕西官话（中原官话的一种，也称为关中话），西部、南部各县方言比较多，呈现出南北方言荟萃的特点，有“秦风楚韵”之称。

二、陕西三家

由此不难看出，虽然陕南、关中、陕北均位于陕西一省，但是它们的地理环境有着较大差异。笔者选举63位陕西籍作家，就其区域分布整理如图：

表格1 陕北作家表（13人）

柳青	陕北（榆林）
路遥	陕北（榆林）
高建群	出生关中（临潼）陕北长大
邹志安	陕北（榆林）
高志兴	陕北（榆林）
庞文梓	陕北（榆林）
大石	陕北（榆林）
庞文梓	陕北（榆林）
梦野	陕北（榆林）
成路	陕北（延安）
李延军	陕北（延安）
高鸿	陕北（延安）
高宝军	陕北（延安）

表格2 关中作家群（37人）

陈忠实	关中（西安）
王汶石	写关中农民
叶广岑	关中（西安）
冷梦	关中（西安）
马玉琛	关中（西安）
秦巴子	关中（西安）
吴文莉	关中（西安）
鹤坪	关中（西安）
杜崇斌	关中（西安）
杨焕亭	关中（西安）
杜鹏程	关中（渭南）
唐云岗	关中（渭南）
陈小手	关中（渭南）
杨英武（哑鹦鹉）	关中（渭南）
李印功	关中（渭南）
关中牛（本名谢天祥）	关中（渭南）
杭盖	关中（渭南）
王飞	关中（渭南）
姜文社	关中（渭南）
林喜乐	关中（渭南）
显晔	关中（宝鸡）
吕向阳	关中（宝鸡岐山）

范怀智	关中（宝鸡岐山）
马召平	关中（宝鸡岐山）
吴克敬	关中（宝鸡扶风）
周炜	关中（宝鸡扶风）
白苗	关中（咸阳）
杨争光	关中（咸阳）
王海	关中（咸阳）
弓保安	关中（咸阳）
黄建国	关中（咸阳）
寇挥	关中（咸阳）
耿翔	关中（咸阳）
杜鹏霄	关中（咸阳）
安黎	关中（铜川）
李碧	关中
贺绪林	关中（杨陵）

表格3 陕南作家群13人

京夫	陕南（商洛商州）
贾平凹	陕南（商洛）
方英文	陕南（商洛）
陈彦	陕南（商洛）
陈仓	陕南（商洛）
左右	陕南（商洛）
李育善	陕南（商洛）
芦芙荭	陕南（商洛）
吴梦川	陕南（汉中）
杜文娟	陕南（汉中）
丁小村	陕南（汉中）
陈长吟	陕南（安康）
李小洛	陕南（安康）

由上图我们可以看出，陕北和陕南作家数量基本持平，而关中作家数量较为领先：

1. 陕北文学

作为最为闭塞的陕北地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充满着黄土地特有的厚重气息。沟壑的地貌特性使陕北的道路崎岖，交通不便，信息沟通不畅。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现代化”、“后现代化”，这里都因其封闭性而保留着古老大地“雄浑的力量感、沉重的苦难感、淳朴的道德感和浪漫的诗意感。”^[3]地域文化不仅体现了地域性，也体现了历史和人文的传承和沉淀。

路遥作为最为人们熟知的当代作家，其苦难的身世恰似黄土高原的缩影。生活让他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陕北汉子，坚信只有在艰苦的条件下才可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在他写作《平凡的世界》时，大部分时间呆在外地，有时候是偏僻的煤矿，有时候住在小县城的土窑洞里，

阴凉得三伏天都需要生火炉烤火，更不要说寒冷刺骨的冬日。路遥笔下的人物也都是只有陕北才能培育出来。沟沟卯卯的黄土，滚滚无尽的黄河，造就了陕北男人的不屈坚毅和宣泄渴望，又造就了陕北女人的柔情万种和含蓄多情。^[4]从高加林到孙少安、孙少平，他们无不出自最为穷困的家庭，但都充满庄稼人的坚毅，无论何时何地都愿意吃苦、不怕吃苦，似乎没有什么苦难是他们不能承受的。不仅是书中的人物充满陕北色彩，其亦穿插了许多陕北民歌。如少安到县城找润叶，他们在县城外面的县河滩里散步，这时从远处传来了信天游的歌声：“正月里冻冰呀立春消，二月里鱼儿水上漂，水呀上漂来想起我的哥！”在这样一个安静的河滩边，传来熟悉而又温柔的歌声，将自然地理环境与人物心境完美融合，在充满黄土色彩的陕北世界涂上一抹柔情的粉色。

同样的陕北民歌，我们也可以从柳青的作品中看到，如《创业史》中梁生禄晚上躺在炕上，让娃娃在他身上骑马，他口中不自觉唱道：“咚咚喳，咚咚喳，我儿骑马上舅家。舅舅抱，外爷亲，我儿长大你做啥——”。陕北民歌是世代代陕北劳动人民精神、感情的结晶，在黄土地极度匮乏的物质条件下，人们非常渴望宣泄内心的压抑和苦闷，得到精神的愉悦和抚慰。^[5]陕北作家对于陕北民歌的引用，使得文章极富地方特色，往往在几首信天游之后，便带领读者走到了苍茫的黄土地之间。

除了民歌，很多民俗也只有陕北作家作品中得以看出，窑洞是自古以来最具陕北民居代表性的建筑。路遥的小说对窑洞这种建筑做了全景式地描绘，例如《人生》中高玉德的土窑洞，《平凡的世界》中孙玉厚的土窑洞等。^[6]在陕北这样一个苍茫的环境下，人们对于“家”的渴望会更加深厚，而特殊的土地属性使得“窑洞”成为既能遮风避雨，又冬暖夏凉的绝佳场所。

2. 关中文学

关中由于地处麦粟文化带，得天独厚的自然优越条件使其成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农耕文明以及儒家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与传承，世代影响着关中人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7]农耕文化是关中人主要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他们对于土地有着深厚的归依感，这使得“安土重迁”的观念深入人心。最能体现关中特色的，便是陈忠实的《白鹿原》。在这一片富饶而又传统的关中村落，不管是家产优厚，地广粮多的白嘉轩、鹿子霖这样的大户地主，还是像鹿三、刘谋儿那样贫困少地，靠给地主家打长短工熬活的穷苦百姓，生计的中心问题

都是围绕着耕作稼穡、作物的保收增产。^[8]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之下，自然有着对于传统儒家思想的皈依。尤其以白嘉轩为主的宗族关系，体现着传统儒家的众多思想内核。以白嘉轩娶妻一事为例，连续丧妻的打击让本就“几代单传”的白嘉轩深感压力之大，作为传统道德的捍卫者，“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深深刻在白氏父子的心头。对于白嘉轩来说，除了自身行为必须符合儒家规范，他还必须肩负起制定与实施族规乡约，处理宗族内大小事务的责任，掌控着全族生存发展的大方向。数千年的文明延续，重视耕作、平和中庸的关中精神融入到了关中的血脉之中，也呈现在了关中作家的作品之中。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吕向阳的《老关中》，对我们认识关中文化有很大的帮助。比如其在“戏楼”一节中说，“关中地下多宝物，地上却少景致。散落于乡间的庙宇、戏楼便是最恢弘的古建筑。庙宇修得像皇宫，神像尽管威武庄严却出不了大气。古戏楼像个大‘合’字，敦实古朴，但台上却是活的人。”^[9]关中文化发达，戏楼多见，且与文化融为一体。《白鹿原》中公审大会、耍猴戏、杀人戏、兵痞戏无不发生在戏楼之上，而朱先生与白嘉轩的“处乱不乱”，他们远离戏台的“远观其势”，体现出儒者的淡定致远与敦厚自重，其安闲自适的“笃静”隐含着他们对农耕文化伦理的守根意识。^[10]

3. 陕南文学

陕南的自然地理条件更具有南方地区的特征，因而我们可以看到陕南作家的文章较之陕北作家要更为灵动一些。在贾平凹的笔下，开始出现《废都》这样写城市的作品。就像西安这座城，它不会太过封闭以至于只剩下黄土，也不可能像上海那样现代化。于是，这里的作家便带着深厚的文化历史感来写新时期的古都，在时代转型时期便出现了《废都》这样的经典之作。贾平凹深刻感受到了知识分子内心的伤痕，并将他们找不到出路的怅惘通过庄之蝶表现出来。我们的文化被西方文化吞噬，人们的价值观念日趋西化，但对于生活在三秦之地的文人来说，文化传统他们的内心期待却依然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内心期待。长久以来对传统文化的追随，使得世纪转型时期的文人无法割裂对传统文化的渴求，因而感受到迷茫与痛苦。我们将《废都》和新时期其他都市小说作对比，便可以明显感觉到西京城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新城市，而是从秦时走来的老人。同时，由于陕南南北荟萃，有“秦骨楚韵”之称，因而楚地重鬼神的文化传统也在这里得以传承。《废都》中不仅有“神

神叨叨”、可以看见故去之人的老母，还有学了会使人“眼瞎”的占卜之书。这些都是陕南特区特有的楚地文化保留。

由于受“两山夹一川”的特殊地形影响，山高水急、关多路险成为陕南地区标志性的地貌特征，由此也产生了不同于关中等传统农耕区域的生产方式。^[1]叶广岑的《青木川》中的地理描写，如“沿着镇边缓缓地流淌，碧绿深沉，碰到河心那两条青石桥柱，偶尔会翻出几朵浪花……”已经和陕北书写有了很大的差别，森林与流水的加入，使得陕南作家的作品更富柔情气息。

三、陕西作家精神

陕西作家群尽管有三分之异，但当我们将其视作一个整体与其他地区的作家进行审视时，又能看到极大的共通性。纵观当代作家群，将文学视作“生命之重”的作家群体无疑归属陕西作家群。不同于南方作家潇洒、浪漫的写作风格，陕西作家一旦投身写作，几乎无不将生命灌溉在文章之中，丝毫不给自己喘息的机会。很多南方评论家觉得陕西作家写作太“重”、太“笨”，可正是这样一股蛮劲，带领陕西作家群突破重围，在中国文学版图上写下陕西作家的血字。陕西的地理位置不算优越，没有太多涓涓溪流，亦没有温柔敦厚的海风，有的只有黄土高原和磅礴的黄河。这样的地理环境，给了陕西作家苦难，也给了他们敦厚、执着的性格。

参考文献：

- [1]曾大兴.文化地理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76.
- [2]贾平凹.平凹文论集[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134.
- [3]李建军：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18-19.
- [4]张祖群.试论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联——以陕西作家为例[J].南都学坛，2013，33（04）：47-52.
- [5]臧小艳.徜徉在陕北民间文化的河流中[D].延安大学，2007.
- [6]臧小艳.徜徉在陕北民间文化的河流中[D].延安大学，2007.
- [7]徐琳.当代陕西文学的地理基因与文化遗产[J].小说评论，2019（02）：186-192.
- [8]赵红.关中乡土文化视野下的《白鹿原》[D].青岛大学，2016.
- [9]吕向阳：老关中[M].西安：西安出版社，2016：36
- [10]许心宏.《白鹿原》空间景观的文化诗学[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8（01）：38-42.
- [11]赵学勇，魏欣怡.当代秦地作家与民俗文化[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0（03）：89-100.